

# 钱谦益佛教文学思想发覆<sup>\*</sup>

周 群<sup>\*\*</sup>

摘 要: 钱谦益对严羽批难甚烈与佛学观念有关。严羽以禅喻诗,钱谦益则深恶宗门窳败之象,扬教抑禅,主张返经明教。钱谦益批难严羽的根本原因是怨诗坛“举目皆严氏之管也,发言皆严氏之谗也”,对严羽以禅喻诗批评仅限于以偏概全之失。钱谦益将佛学的“有情”名相直接运用于中国古代诗学本体论的建构之中。钱谦益以唯识四分以论诗,以相分即“世界山河大地”作为诗人的观照对象,并以佛教曼荼罗四轮及空轮阐述诗歌的审美旨趣,将缘起性空的佛学理念融摄于诗学本体论之中,解构了援佛论诗的严羽因时代而判分第一义、第二义的学理根基。钱谦益以佛教义学为作家出世间学殖熏习的基础,其本于《楞严经》六根互用而形成的香观说,丰富了古代诗学创作论,香观、呵香、鬻香等概念表现了其诗学思想的多维度意蕴。钱氏对韩、苏的学殖判别,隐然将“通释教”与否作为分判唐宋之文特征的重要标识。钱谦益从僧诗辨体的角度肯定蔬笋气,援佛学与东坡陈说,借中边说释蔬笋气,为僧诗的审美特征注入了丰富内涵。

关键词: 钱谦益 严羽 香观说 蔬笋气

明清鼎革之际的钱谦益,曾于文坛四海宗盟 50 年,但又是一位毕生浸淫于佛学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汉传佛教文学思想史”(项目批准号:18ZDA2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sup>\*\*</sup> 周群,南京大学泰州学派研究中心教授。

的学人。钱谦益早年在贴括之暇，尊父命阅《楞严经》，后又拜雪浪洪恩为师，与明代四大高僧中的祜宏、真可、德清等亦有频密交游，尤得憨山德清心印。钱谦益以返经明教为期，著《楞严经疏解蒙钞》《般若波罗蜜心经略疏小钞》等。其中，《楞严经疏解蒙钞》本于华严的立场以“息台贤两宗之接刃”，辟伪禅，显正法，被梁启超称为“佛典注释里头一部好书”<sup>①</sup>。但吊诡的是，钱谦益栖心佛学而又对严羽以禅喻诗批评甚烈。因此，揭示其颇具特色而尚未被系统总结的佛教文学思想，探寻钱氏佛学与文学的逻辑关系，对于理解这位文学巨擘的文学思想以及明清之际文学发展的脉络不无裨益。

### 一、返经明教：批评以禅喻诗的学理动因

钱谦益早年虽“熟烂空同、弇山之书”<sup>②</sup>，但中年以后“幡然异辙”，痛诋前后七子，云“余之评诗，与当世抵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sup>③</sup>七子派论唐诗必分初盛中晚，而以盛唐为极则，钱谦益认为，“揆厥所由，盖创于宋季之严仪，而成于国初之高棖”<sup>④</sup>，因此，钱谦益对于严羽的批难主要集矢于“初、盛、中、晚厘为界分”，且以盛唐为第一义。严羽认为盛唐诗因妙悟而得当行本色之体，云“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因此，严羽本于诗禅关系提出的妙悟说遂成钱谦益攻驳七子以盛唐为宗的关键。同时，从最早保存《沧浪诗话》的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尹嗣忠刻本《沧浪严先生吟卷》内容来看，《沧浪诗话》首为《诗辩》，开篇即是“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因此，欲破严羽之论，以禅喻诗当是首破之的。“严氏以禅喻诗，无知妄论”<sup>⑤</sup>遂成钱谦益荡涤七子模拟之习的逻辑前提。

与严羽借禅喻诗不同，钱谦益虽浸淫佛学殊深，但他扬教而抑禅，对临济宗的批评尤为峻烈，对通常所认为的“台贤二家，门庭如线，惟禅宗为盛。而禅宗则惟临济一枝，开堂演法，刹竿相望”<sup>⑥</sup>的佛教演进史，钱谦益深“以为不然”，云“若今之禅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②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九《复遵王书》，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9页。以下《牧斋有学集》所有引文皆出自该版本，不再标注具体信息。

③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七《题徐季白诗卷后》，第1562页。

④ 《牧斋有学集》卷一五《唐诗英华序》，第707页。

⑤ 《牧斋有学集》卷一五《唐诗英华序》，第707页。

⑥ 《牧斋有学集》卷四五《书华山募田供僧册子》，第1503页。

门,自命临济后人者,其一二巨子,未得谓得久假不归,以小辨饰其小智,以大妄成其大愚。魁佞旃陀,一登其门,莫不盱衡赞叹,弹指彻悟。用是以簧鼓群昏,簸扬狂慧,盲师作俑,则判能大师为外道禅。师子吠声,则斥庞居士二乘果。棒喝如剧戏,付拂如酒筹。以瞽视瞽,以聋听聋,敢于抹杀教典,诋谰尊宿,以盖护其肤浅瞽乱之衣钵。”<sup>①</sup>缘此,我们便能对钱谦益批评严羽“谓学汉、魏、盛唐为临济宗,大历以下为曹洞宗,不知临济、曹洞初无胜劣也”<sup>②</sup>有更深切的理解。临济自风穴延沼之后,明显比曹洞法席隆盛。《沧浪诗话》以临济、曹洞为喻,并未明言是两家的初传情形。“初无胜劣”之说,既显示了钱氏的落笔谨严,又透露了其刻意罗织批难理据的痕迹。严氏分判临济、曹洞优劣仅是钱谦益攻驳的学理突破口,建立在判分初盛中晚基础上的“第一义”“第二义”,以及三百年来,诗坛“举目皆严氏之旨也,发言皆严氏之谵也”<sup>③</sup>才是其批难的真正目标与动因。

严羽推尊盛唐之诗为第一义,是因为在他看来盛唐之诗具有与禅道相似的妙悟,因此,钱谦益集矢于此,谓“其似是而非,误入箴芒者,莫甚于妙悟之一言。彼所取于盛唐者,何也?不落议论,不涉道理,不事发露指陈,所谓玲珑透彻之悟也”<sup>④</sup>。严羽认为妙悟乃禅道与诗道共有,也是其以禅喻诗的基本理据。钱谦益并未对诗禅相喻是否失允提出疑问,其批难的是尊诗歌“不落议论,不涉道理,不事发露指陈”为极则,钱氏攻驳的方法则是援“诗之祖”《诗经》为据,以个案列举的方法,所论实乃妙悟之法不尽周延而已,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非议论乎?‘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无然歆羨,无然畔援,诞先登于岸’,非道理乎?‘胡不遄死’‘投畀有北’非发露乎?‘赫赫宗周,褒姒灭之’,非指陈乎?”<sup>⑤</sup>指斥的是严羽“以为诗之妙解尽在是”。显然,钱谦益并不是完全否定严羽以禅喻诗本身,而是批评其以偏概全之失。不难看出,钱谦益痛陈“禅学蛊坏,至今日而极矣”<sup>⑥</sup>乃人病而非法病,是针对当时宗风衰息、堕窳之徒充塞禅林的现象而发。更因为禅林风气又影响于诗坛,禅林“五魔末品,四众下流,假棒喝为排场,聚聋导瞽;扫经律为戏论,狂走迷头。怪鬼纵横,魔民鼓舞”<sup>⑦</sup>,文苑亦“聚聋导瞽,言之不惭,问影循声,承

① 《牧斋有学集》卷四五《书华山募田供僧册子》,第1503页。

② 《牧斋有学集》卷一五《唐诗英华序》,第707页。

③ 《牧斋有学集》卷一五《唐诗英华序》,第708页。

④ 《牧斋有学集》卷一五《唐诗英华序》,第707页。

⑤ 《牧斋有学集》卷一五《唐诗英华序》,第707—708页。

⑥ 《牧斋初学集》卷八六《题佛海上人卷》,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9页。以下《牧斋初学集》皆出本版,不再另注。

⑦ 《牧斋有学集》卷四一《大报恩寺修补南藏法宝募缘疏》,第1395—1396页。

而滋缪,流传后世”<sup>①</sup>,发难严羽诗禅相喻,盖导因于“举目皆严氏之膏也,发言皆严氏之谗也”的现实。

钱谦益开出的救治佛法凌夷的药石则是“反经明教,遵古德之遗规”<sup>②</sup>。禅宗与华严、天台、法相、三论等教家诸宗比较,以“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为特征,而教家则“通经释典作其筌蹄者也”<sup>③</sup>。钱谦益认为魔禅横行的原因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彼将束之高阁,屏为故纸”。钱谦益孜孜以改变“昔苦法弱而魔强,今苦宗强而教弱。魔强法弱,魔在法外”<sup>④</sup>的现象,并力矫其在诗坛的影响。针对“上下三百余年,影悟于沧浪,吊诡于须溪,象物于庭礼,捋扯吞剥于献吉、允宁”<sup>⑤</sup>的现状,他屡屡援引或植本于佛学经典,放言剧论,指陈诗坛诸种弊象,如在《鼓吹新编序》中综合运用了《大般涅槃经》的诸故事以彰显其诗学旨趣:以该经第九卷加水卖乳的故事批评后世妄加品分诗歌的荒唐可笑;以第三卷佛告迦叶关于长者畜年的故事抨击诗坛“比拟声病,涂饰铅粉,骈花俪叶”“标新猎异,侷耳剽目,改形假面,而自以为能事”的现象;以第二卷佛给诸比丘讲述的旧医、新医为国王及国人是否用乳药及如何用乳药治病的故事,感叹“非驱逐旧医,断除乳药之毒害,新医之甘露妙药,固不可得而施也”<sup>⑥</sup>。钱谦益认为自严羽、刘辰翁以来,人们“奉为丹书玉册”的传统,“皆旧医之属也”。<sup>⑦</sup>借佛经故事,期以改变“学者甫知声病,则汉魏齐梁、初盛中晚之声影,已盘互于胸中,侷耳借目,寻条屈步,终其身为隶人而不能自出”<sup>⑧</sup>的现象,反拨严羽以禅喻诗的影响,这是四海宗盟数十年的钱谦益荡涤诗坛模拟涂泽之病的重要药石。

## 二、佛教诗学本体论

钱谦益认为严羽论诗之失,要在未能探极于本,云“沧浪之论诗,自谓如那吒太子,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而未尝探极于有本。谓诗家玲珑透彻之悟,独归盛唐。则其

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宗副使臣》,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31页。

② 《牧斋初学集》卷八一《北禅寺兴造募缘疏》,第1729页。

③ 刘仁本《羽庭集》卷五《送大璞玳上人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牧斋有学集》卷四一《募刻大藏方册圆满疏》,第1399页。

⑤ 《牧斋有学集》卷一五《鼓吹新编序》,第712页。

⑥ 以上引自《牧斋有学集》卷一五《鼓吹新编序》,第711—712页。

⑦ 《牧斋有学集》卷一五《鼓吹新编序》,第712页。

⑧ 《牧斋有学集》卷一五《爱琴馆评选诗慰序》,第713页。

所矜诩为妙悟者,亦一知半解而已。”<sup>①</sup>钱氏认为的严羽所失之本,乃《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是“魁垒耿介,槎枒于肺腑,击撞于胸臆”<sup>②</sup>的情感。钱谦益纠矫严氏之说的途径之一是将佛学置诸“歌缘情”的诗学传统之中,以佛学有情世界作为主体基石与逻辑起点,云“佛言众生为有情,此世界为情世界。儒者之所谓五性,亦情也。性不能不动而为情,情不能不感而缘物,故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者,情之发于声音者也。古之君子,笃于诗教者,其深情感荡,必著见于君臣朋友之间,少陵之结梦于夜郎也,元白之计程于梁州也。由今思之,能使人色飞骨惊,当飧而叹,闻歌而泣,皆情之为也。”<sup>③</sup>钱谦益将佛教有情世界直接置于中国古代诗学本体论之中,植佛学之本以论艺,而与严羽以禅喻诗的外在比附迥然不同。虽然这样的直接置入颇有疏略之憾,换柱之嫌,但这一逻辑前提既立,长久以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学的文化语境隔阂则涣然冰释。佛学成为中国古代诗学及其思想内发原生的资源,这丰富了其内涵,为文学思想的演进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钱谦益还以唯识四分论诗,以相分即“世界山河大地”为诗人观照对象,云“吾人之为诗也,山川草木,水陆空行,情器依止,尘沙法界,皆含摄流变于此中。”而“唯识所现之见分,盖莫亲切于此”<sup>④</sup>。唯识所说的一切有为无为法,即宇宙万有皆非离识别有自性,因此,诸法“落御影现而为语言文字”之“精者”的偈颂歌词则并无时代胜劣之分,这也是其“胥初盛中晚之诗,胥而陈之,不立阡陌,不树篱棘,异曲同工,分曹递奏”<sup>⑤</sup>,而力辟严羽所谓大小乘、声闻辟支之层阶的学术理据之一。同时,钱谦益还以佛教曼荼罗四轮以及空轮阐论诗歌审美旨趣“四轮之上为空轮,而空轮则无所依。”认为诗人亦当知空有之妙,而不可“执其知见学殖封锢柴塞以为诗”<sup>⑥</sup>。他称叹的是陈古公“梯空躐玄,霞思天想,无盐梅芍药之味,而有空青金碧之气”<sup>⑦</sup>的诗歌。钱谦益将缘起性空的佛学理念融摄于诗学本体论之中,为其所举扬的僧诗亦玄亦澹的审美意趣提供了本体论支撑。钱谦益还借佛陀布教的过程为喻,将佛学本体理念贯注于诗歌创作的过程之中,云“佛于鹿苑转四谛后,第三时用维摩弹斥,第四时用般若真空淘汰清静,然后以上乘圆顿甘露之味沃之。”<sup>⑧</sup>钱氏所论是因应当时

① 《牧斋有学集》卷一七《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第767页。

② 《牧斋有学集》卷一七《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第767页。

③ 《牧斋有学集》卷一九《陆敕先诗稿序》,第824页。

④ 《牧斋有学集》卷一八《陈古公诗集序》,第799页。

⑤ 《牧斋有学集》卷一五《唐诗英华序》,第708页。

⑥ 《牧斋有学集》卷一八《陈古公诗集序》,第799页。

⑦ 《牧斋有学集》卷一八《陈古公诗集序》,第800页。

⑧ 《牧斋有学集》卷一八《陈古公诗集序》,第799页。

诗坛“矜声律 较时代,知见封锢,学术柴塞,片言只句,侧出于元和、永明之间,以为失机落节,引绳而批之”<sup>①</sup>的现象而发,钱谦益从佛学本体论及缘起论的视角,解构了援佛论诗的严羽因时代而判分第一义、第二义的学理根基。

宗教与文学是最易于对大众心灵产生潜移默化作用的文化形态,佛教文学本体论还包含佛学作为学殖对文学的培本之功。对此,钱谦益常常借经教之于作家创作的熏习作用予以说明,他说“余窃谓诗文之道,势变多端,不越乎释典所谓熏习而已。有世间之熏习,韩子之所谓‘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者是也。”<sup>②</sup>而出世间之熏习,引用的是《华严经》中解脱长者从诸佛及诸菩萨不可思议三昧神变起,告善财童子之言“应以善法扶助自心,应以法水润泽自心,应于境界净治自心,应以精进坚固自心,应以忍辱坦荡自心,应以智证洁白自心,应以智慧明利自心。”<sup>③</sup>钱谦益援《华严经》以熏习培根,鼓励诗人与义学高道坚决扣击,朝夕从事。熏习既深,学殖便会自然呈现于作品之中,“如染香人身有香气,知其不待乎俚耳擗目,戛戛而求之矣”<sup>④</sup>。钱谦益将佛教义学的出世间熏习,与韩愈所说的根茂实遂、膏沃光晔的世间熏习一起,共同组成了作家涵养学殖的两大基本资源,丰富了传统创作论的学理背景,即山煮海而后自然成章,较之严羽诗禅的外在比附更加深蕴。

### 三、佛教文学创作论与鉴赏论

钱谦益援经教以论文学最集中的体现则在于“香观说”。《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与《后香观说书介立旦公诗卷》阐述了其内涵,记述了其形成缘起。《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云:

人间诗卷,聊一寓目,狂华乱眼,蒙蒙然隐几而卧。有隐者告曰“吾语子以观诗之法,用目观,不若用鼻观。”余惊问曰“何谓也?”隐者曰“夫诗也者,疏澹神明,洮汰秽浊,天地间之香气也。目以色为食,鼻以香为食。今子之观诗以目,青黄赤白,烟云尘雾之色,杂陈于吾前,目之用有时而穷,而其香与否,目固不得

① 《牧斋有学集》卷一八《陈古公诗集序》,第799页。

② 《牧斋有学集》卷一六《高念祖怀寓堂诗序》,第751页。

③ 实叉难陀译《华严经》卷六三,载《大正藏》第10册,第340页上。

④ 《牧斋有学集》卷一六《高念祖怀寓堂诗序》,第751页。

而嗅之也。吾废目而用鼻,不以视而以嗅。诗之品第,略与香等。或上妙,或下中,或斫锯而取,或煎笮而就,或熏染而得。以嗅映香,触鼻即了。而声色香味四者,鼻根中可以兼举,此观诗方便法也。”余异其言而谨识之。<sup>①</sup>

香观说虽然与严羽的以禅喻诗一样,都是援佛论诗,但路径与内涵颇多殊异。以禅喻诗空灵通脱,了无证解过程,乃诗禅外在比附,而香观说呈现的则是佛理见诸诗学的疏证过程。香观说之核心在于“声色香味四者,鼻根中可以兼举”。显然,其要义在于诸根互用。六根会通互用,根大圆通,乃《楞严经》的重要特色,《楞严经》卷六云“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失。”<sup>②</sup>钱谦益香观说显然植根于《楞严经》,这在《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其后的描述中得到了印证:

春初游灵岩,于夫山和尚禅榻,得元叹新诗一帙。归舟锥诵,抚几而叹。香严言烧沉水香,香气寂然来入鼻中,非此观也耶?元叹摆落尘坌,退居落木庵,客情既尽,妙气来宅,如薛瑶英肌肉皆香,其诗安得而不香。牛头梅檀,生伊兰丛中,仲秋成树发香,则伊兰臭恶之气,斩然无有。取元叹之诗,杂置诗卷中,剔凡辟恶,晋人所谓逆风家也。吾奉隐者之教,养鼻通观,请自元叹始。<sup>③</sup>

“香严言烧沉水香,香气寂然来入鼻中”源出《楞严经》卷五云“香严童子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闻如来教我谛观诸有为相。我时辞佛,宴晦清斋,见诸比丘烧沉水香,香气寂然来入鼻中。我观此气,非木,非空,非烟,非火,去无所著,来无所从,由是意销,发明无漏。如来印我得香严号。尘气倏灭,妙香密圆。我从香严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香严为上。’”<sup>④</sup>钱谦益由隐者所示,从《楞严经》得到印证,并与其熏习说相辅而成。其诗之品第之上妙,当是“熏染而得”。他推赞元叹之诗具有“杂置诗卷中,剔凡辟恶”之效,与其“摆落尘坌,退居落木庵”遂至“客情既尽,妙气来宅”亦与其所受出世间熏习密切相关。

钱谦益诗论尤以破斥诗坛积弊称著,其香观说亦有遮表二途。他还以佛教欲求禅定,而应弃绝的五欲中的香欲为据,借呵香之说而喻诗坛拟古剽窃之风,云:

① 《牧斋有学集》卷四八《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第1567—1568页。

② 赖永海主编《楞严经》卷六,刘鹿鸣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58页。

③ 《牧斋有学集》卷四八《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第1567—1568页。

④ 赖永海主编《楞严经》卷五,刘鹿鸣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9页。

虽然 吾向者又闻呵香之说。昔比丘池边经行 闻莲花香 鼻受心著。池神呵曰“汝何以舍林中禅净 而偷我香?”俄有人入池取花 掘根挽茎 狼藉而去 池神弗呵也。有学诗者于此 骈花镂叶 剥芳拾英 犯枣昏馥俗之忌。此掘根挽茎之流也 神之所弃而弗呵也。杼山论诗 科偷句为钝贼 是人应以盗香结罪。<sup>①</sup>

呵香故事 源出《大智度论》。钱谦益借此以批评诗坛“骈花镂叶 剥芳拾英”之风 他“恐学人爱染著知见香”而为池神所呵 而举扬这样的为诗之道 “以香作佛事” “客情既尽 妙气来宅” 以臻于“肌肉皆香”之境而后“妙于诗句”。

与以呵香故事批评模拟剽窃之风不同 钱谦益又引《华严经》所记的鬻香故事以平治呵香 在佛教清规之外 为佛教诗学留下一方缤纷自在的天地 云“子不闻青莲华长者之鬻香乎? 池神之护香也 长者之鬻香也 其回向之大小 区以别矣。长者了知一切如是 一切香王所出之处 了达诸治病香 乃至一切菩萨地位香 知此调和香法 以智慧香而自庄严 于诸世间 皆无染著 具足成就。长者所鬻之香 即人间罗刹界诸欲天之香 亦即池神所护呵之香 岂有铢两差别哉” “现鬻香长者身 以蔬笋禅悦之香 作妙香句而为说法。”<sup>②</sup>不难看出 香观说本质上是佛教文学思想的一种表现 其基本内涵在于: 具有蔬笋气的审美特征 诗人深受佛理熏习而具禅悦之香 诗学旨趣则是“作妙香句而为说法”。

深受释氏经教熏习而盱衡文坛的钱谦益 不但表现俗情既尽、妙气来宅之境的诗文俯拾皆是 其诗文理论往往植经教而溢出 旁通无碍 自然允洽 内容丰蕴 别具风格。如 钱谦益推尊《华严经》 云“《华严》之为经王也 夫人而知之矣。”<sup>③</sup>论解苏轼之文时 亦悟得了其中的《华严经》意趣 云:

吾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之类 平铺直序 如万斛水银 随地涌出 以为古今未有此体 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读《华严经》 称性而谈 浩如烟海 无所不有 无所不尽 乃喟然而叹曰“子瞻之文 其有得于此乎?” 文而有得于《华严》 则事理法界 开遮涌现 无门庭 无墙壁 无差择 无拟议。世谛文字 固已荡无纤尘 又何自而窥其浅深 议其工拙乎? 朱少章云: 东坡未作《胜相经藏》及《大悲阁记》 尝与陈季常论文曰“某独不曾作《华严经》耳。”季常指鱼枕冠曰“请拟《华严经》颂之。”坡索笔疾书 不易一字。少章知《鱼枕冠颂》

① 《牧斋有学集》卷四八《香观说书徐元叹诗后》第 1568 页。

② 《牧斋有学集》卷四八《后香观说书介立旦公诗卷》第 1570 页。

③ 《牧斋初学集》卷二八《华严忏法序》第 863 页。



之为《华严》,而不知他文之皆《华严》也。此非知坡之深者也。<sup>①</sup>

通过《华严经》的阅读体验及“事理法界,开遮涌现”的佛理,钱谦益探明了苏文审美特征形成的学理渊源。且援历史文献为据,论证谨严邃密,诚为不刊之论。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乃东坡为文甚为显豁的特征及文论精核。钱谦益从《华严经》的学术背景予以证解,实乃东坡的异世知音。缘此而进,钱谦益得出这样的判断:“中唐已前,文之本儒学者,以退之为极则。北宋已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sup>②</sup>韩愈与东坡乃唐宋文章魁杰,钱谦益隐然将通释教作为判分唐宋之文、推进文学演进历史的重要因素。

#### 四、蔬笋气:僧诗的审美特征

诗僧们通常以般若慧学的直观感悟方式,借诗歌的形式以表现佛理,形成了古代诗苑中具有清寒之气的别样风景。因其植基于丛林梵刹,僧诗与士夫文人之作风格迥然有别。欧阳修、苏轼称僧诗具有蔬笋气。自是以后,对诗之蔬笋气臧否不一,尤其是东坡自注蔬笋气即为酸馅气,更为后世定下了贬落的基调。但肯定这一幽深清远风调的学者代不乏人。如,《西清诗话》云“东坡尝云‘僧诗要无蔬笋气’,固诗人龟鉴。然意在释子语,殊不知本分风度,水边林下气象盖不可无,若尽洗去清拔之韵,使真俗同科,又何足尚。”<sup>③</sup>宋人欧阳守道亦从僧诗的本色肯定蔬笋气,云“蔬笋,僧诗正味,何必他脱去耶?且非特僧诗,吾辈正患不蔬笋,如蔬笋其何洁?如之屈骚兰、陶诗菊,读之直作兰菊气,亦各从其嗜好发出也。”<sup>④</sup>钱谦益甚为钦敬的元好问亦有对蔬笋气的论述,云“东坡读参寥子诗,爱其无蔬笋气,参寥用是得名,宣、政以来无复异议。予独谓此特坡一时语,非定论也。诗僧之诗,所以自别于诗人者,正以蔬笋气在耳。”<sup>⑤</sup>钱谦益晚年“益栖心释部,刊落绮语”<sup>⑥</sup>,期期以建立“本色”的佛教文学,力倡先为僧而后为僧诗,云“吾谓世之为僧者,知所以为僧,则后知所以为诗。为诗僧

① 《牧斋初学集》卷八三《读苏长公文》,第1756页。

② 《牧斋初学集》卷八三《读苏长公文》,第1756页。

③ 蔡條《西清诗话》卷中,明钞本。

④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二七《赠福上人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三七《木庵诗集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⑥ 《牧斋有学集》卷一五《鼓吹新编序》,第710页。

者,知所以为诗之僧,而后知所以为僧之诗。”<sup>①</sup>他对当时诗僧所作普遍不满,一如其对当时整个诗坛的评价,云“今之缁流,多喜为诗。或排列华要,如千佛名经。或摭拾偈颂,如戏场科诨。每一触目,辄为赤眚满眼。”<sup>②</sup>而天童山晓之诗则迥出时流,“体清心远,恬虚乐古”,“居然衲衣本色”。<sup>③</sup>基于强烈的僧诗辨体意识,他又为僧诗的蔬笋气力辩,云“昔人言僧诗忌蔬笋气。忌蔬笋之气,而腥浓肥厚之是嗜,僧之本色尽矣,诗于何有?”<sup>④</sup>钱谦益认为,蔬笋气是由僧诗的创作主体决定的,蔬笋气乃僧之本色,亦即僧诗之本色。他说“昔人云‘僧诗忌蔬笋气。’余谓惟不脱蔬笋气,乃为本色。惟清惟寒,亦玄亦澹,如佛言食蜜,中边皆甜。此真蔬笋气,天然禅悦之味也。”<sup>⑤</sup>何为钱谦益孜孜求的“真蔬笋气”?除了前人常常论及的清寒诗风之外,尚有“亦玄亦澹”的“天然禅悦之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引“佛言食蜜,中边皆甜”为喻,而这恰恰与其素为倾慕的苏轼诗论颇为浹洽。东坡在《评韩柳诗》中又说: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sup>⑥</sup>

钱谦益论蔬笋气虽然看似与东坡相左,但他将东坡论韩柳诗时提出的中边说融入僧诗美学的建构之中,使僧诗之蔬笋气增添了玄远平澹之韵、天然禅悦之趣。这也是其受出世间熏习而形成的诗学本体论的自然延展。苏轼所谓蔬笋气的具体特征并无明晰阐述,叶梦得《石林诗话》有这样的诠释“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气,往往反拾掇摹效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僧体,格律尤凡俗,世谓之酸馅气。”<sup>⑦</sup>并引苏轼《赠惠通》诗以证。叶梦得所谓“超然自得之气”是与当时僧诗局于物象的偏枯狭隘之境相对立的。钱谦益以东坡曾引喻的“佛言食蜜,中边皆甜”以济之,自可推得其包蕴着外枯中膏的“超然”意蕴。不难看出,钱谦益所谓“真蔬笋气”与东坡所尚的审美风格又殊途同归了,区别只在于东坡的中边说是因文人诗而发,牧

① 《牧斋有学集》卷二一《普福昌上人诗序》,第888页。

② 《牧斋有学集》卷四八《题山晓上座啸堂诗》,第1583页。

③ 《牧斋有学集》卷四八《题山晓上座啸堂诗》,第1583页。

④ 《牧斋有学集》卷二一《普福昌上人诗序》,第888页。

⑤ 《牧斋有学集》卷四八《题介立诗》,第1580—1581页。

⑥ 苏轼《苏轼文集》卷六七,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09—2110页。

⑦ 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6页。

斋则将其熔铸于僧诗的审美特征之中,他曾说“往有比丘学诗于余,余教以适山情,助禅悦,扫除一切诗偈毒蜜,以灰香净涤而后可。”<sup>①</sup>牧斋的作品中屡有对以文字为妙香佛事的褒赞之辞,云:

唐有天人费氏告宣律师,阎浮提世间,臭气上熏于空四十万里,正直光音天。诸天清净,无不厌恶,唯香气上熏破之。故佛法中香为佛事。今佛所取栴檀兜楼婆上妙之香,此方无有。汉世西人贡香宫门,上著豆许,闻长安四面十里,经月不歇。今皆漂沉厕溷中,唯伊兰臭秽,充满三界。诸天悯之,改令此世界中,得以文字妙香,代为佛事。于是奎壁图书之宿,东指牛斗吴会之墟,帝车炳然,词人才子,排珠林而比玉府者,高杨已降,于斯为盛。……二子为今体诗,精莹为骨,轻清为韵,有色有声,非烟非火,净名钵中,贮香积饭,香气著人肠胃,七日而后消。咏二子之诗,仿佛似之。<sup>②</sup>

“以文字妙香,代为佛事”,显然是就僧诗而言。赋僧诗以妙香,亦是其香观说形成的学理缘起,其《后香观说书介立旦公诗卷》云“古人以苾芻喻僧。苾芻,香草也。蔬笋,亦香草之属也。为僧者,不具苾芻之德,不可以为僧。僧之为诗者,不谙蔬笋之味,不可以为诗。”<sup>③</sup>导源于其香观说,通过赋僧诗以审美意义,这是其肯定僧诗“蔬笋气”的重要维度。同时,通过举扬风格多样性以荡涤诗坛流弊,是钱谦益肯认僧诗审美特征的另一个原因。在《五石居诗小引》中,他历述了曾游云间,见生甫《屠羊》《食牛》诗,“爱以其诗句作佛事,可作此土伽佉”。因此,我们径可视其为赋予的僧诗特质。生甫诗“风神散朗,意匠萧闲”,“信笔点染,雪霞横生,烟波蹙沓”,自别于当时诗坛“沉湎俗学,掇拾短钉,夸诩汉魏、三唐,如以嚼饭喂人,徒增呕啻”<sup>④</sup>的作品。钱谦益力挺蔬笋,实乃孜孜求形成佛教诗歌的审美特征,这对于丰富诗苑色彩无疑是有意义的。

① 《牧斋有学集》卷二一《寄巢诗序》,第883页。

② 《牧斋有学集》卷二〇《二王子今体诗引》,第858页。

③ 《牧斋有学集》卷四八,第1569页。

④ 以上引自《牧斋有学集》卷二〇,第859页。